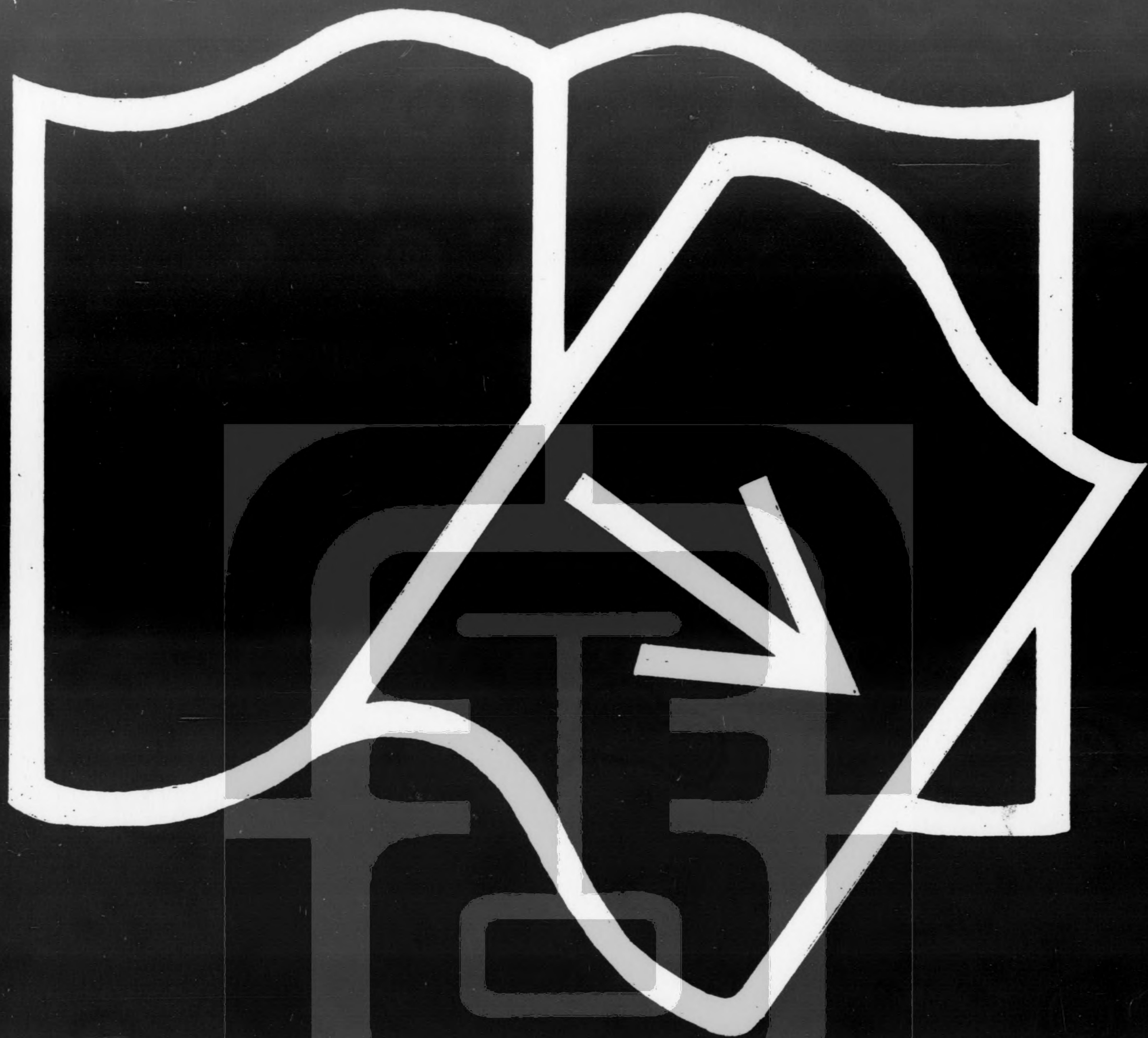


程



原件短缺

卷 1-4

西漢文鑑卷之五

文帝朝

上書稱臣

南粵王佗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告諸侯四夷從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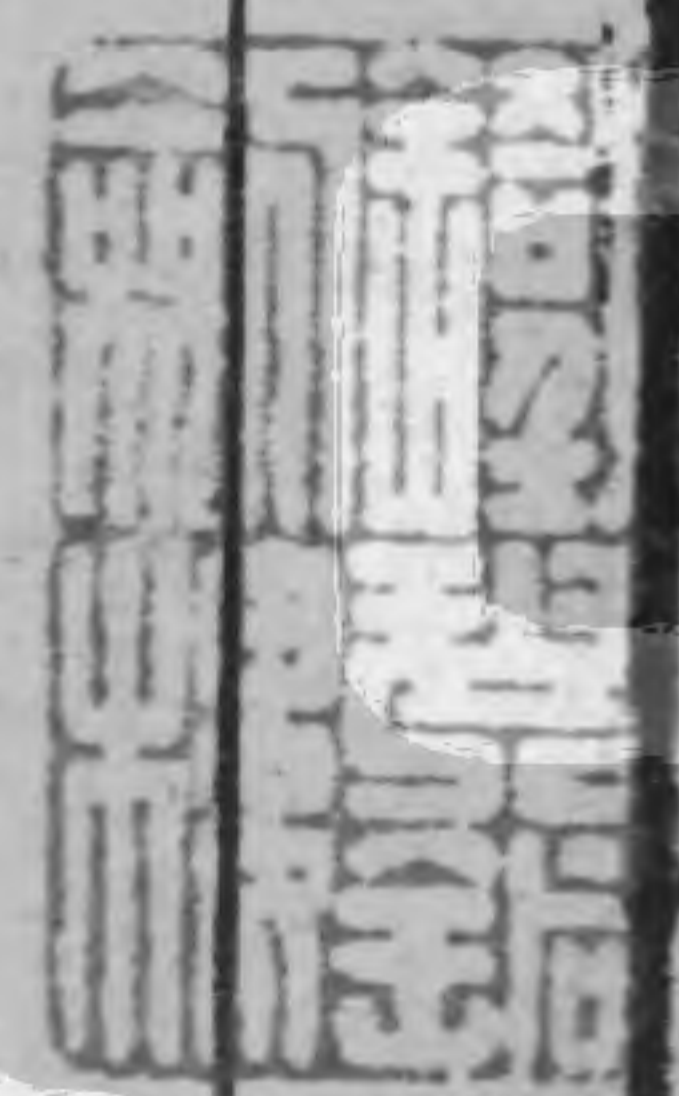
來即位意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

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嬪所生非正棄外

奉北藩于代諸呂為變賴宗廟之靈功臣之

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

立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當其時長沙苦



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
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入父母
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
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
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土地不足以爲大得
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
然王之號爲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
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
分棄前患通使如故故使陸賈馳諭朕

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奉明詔長爲藩臣
奉貢職去帝制上書云云

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
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爲南粵王使爲外
臣時內貢職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
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
羊老夫使內史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吏相
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
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於天下也老夫身定

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十萬里帶甲百萬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為帝矣

予淮南厲王書

薄昭

出本傳厲王驕恣帝重自切責之帝舅薄昭予厲王書諫之云云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

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即位易侯邑在淮南者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飢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為布衣守家貞定羈王母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高皇帝蒙霜露沐風雨顏也音妹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

為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難苦日夜怵惕脩身正行養犧牲潔粢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為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士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為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誣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官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斷斬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祥此八者

危亡之路也

上吳王書

枚乘

出本傳為吳王初欲謀殺乘而之乘進乘奏書諫之云吳王初欲謀殺乘而之

臣聞得全者全昌夫全者全亡舜無立錫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尸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土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違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

心而效愚忠唯大正少加意夫以一縷之任繫
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
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
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
難以復出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迹者卻背而
走迹愈多景愈疾階反不知就陰而止景滅迹
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
湯之滄音樓增一人次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
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漢書卷五

五

猶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他去楊
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
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棄未知
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
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霤穿石單極之統斷幹音
統古綆字單書也盡極之統斷幹幹音
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索所契傷也水非石之
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盡也靡夫銖銖
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各反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顛也日徑夫十圍之木始生

漢書卷五

五

如蘗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騷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繁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諫吳王書

鄒陽

出本傳陽仕吳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不內

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師古聖王砥節脩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師古

也音厲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精思以極其

謀慮則無國不可奸音節固陋之心則何王之

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

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

風之行以說大王之義說讀願大王無忽臣聞

鷲鳥索百不如一鶚索古夫全趙之時趙日全

時之武力鼎士絃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師古

也日絃服盛服也鼎士舉鼎之士而不能止幽王

之湛患師古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淮南連山

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顏曰淮
也西謂廢遷嚴道而死於雍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
其位亦明矣諸賁孟諸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
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
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褒義父之後應曰天下
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深割嬰
誅諸呂猶春秋褒邾儀父也義讀曰儀兒王之應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不壞子王
梁代如淳曰文益以淮陽卒什濟北囚弟於雍
者豈非象新垣平等哉應曰濟北王反見誅囚

見徒死於雍所以然者坐二國
有奸臣如新垣平等勸王共反今天了新據先
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執大臣
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
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

上梁王書

鄒陽

出本傳陽知吳不可說去而之梁陽
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
惡之孝王將殺之陽獄中上書
云云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
耳昔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曰應

燕丹厚養荆軻令刺秦王精誠感天而信

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

白起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

食昂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論兩主豈不哀哉今臣

盡忠竭誠畢義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

所疑顯也音鞠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

不寤也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

人曰石也則其左足至成王時抱其璞哭於郊

使玉人攻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

果得寶玉也

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臣聞比干剖心子胥

鳴夷吳王取馬革為鳴夷受子胥沈之五臣始不信乃今知之語

曰有白頭如新孟顛初相識至傾蓋如故傾蓋

猶交蓋也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

藉荆軻首以奉丹事張曰於期為秦將破讒走

之燕遣荆軻欲刺秦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

到以卻齊而存魏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

來不過以為魏累遂自到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

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

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

燕尾生服曰蘇秦於秦不信也白圭戰亡六

城為魏取中山張曰白圭為中山將六城還

拔中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

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馱孟曰馱馱駿馬也

敬重蘇秦雖有讒謗而更食以珍白圭顯於中

山顏曰以技顯也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

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

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

朝見嫉昔司馬喜臏脫於宋卒相中山范雎

齊折齒於魏卒為應侯魏期魏人也范雎州魏

秦拉齊折齒顏曰後入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

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

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顏曰殷水益出

為小流也言狄初因徐衍負石入海顏曰周未

者欲速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于朝以移主

上之心比頻故百里奚乞於道路繆公委之以

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應曰容甯戚

擊牛角歌曰南山所白石欄生不遭堯與舜
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
 何時與岸同召與語及曼莫為大此二人者豈
 夫研與岸同骨下謀及曼莫為大此二人者豈
 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
 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茲獨
 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舟之
 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
 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顏曰美
衆共滅之數被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曰霸
 齊用越人子臧而疆威宣二王曰齊之此二國也

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浮辭哉公聽竝觀垂
 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為兄弟由余子臧是矣
 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誠能用齊
 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
 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墮火終與之窮
 達無愛於士願口無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
 客司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入於道眾莫
 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

輪困離奇蘇曰祗音帶顏曰端木屈曲之木困

本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顏曰萬

字而為萬乘器者以左右先為之容也乘器天

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今天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

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

祗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

必襲按劍相眄之迹矣顏曰襲重也是使布衣

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

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之言日

輒加括字非也下以信荆軻而匕首竊發周文

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亡天下秦信左右而亡

周用烏集而玉顏曰言文王之得三公非何則

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

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惟厲之制使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揚雄方言云梁宋齊楚燕

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顏曰鮑焦於道子貢難曰非其

其時而採其蔬此焦之有哉
 臣聞盛飾入朝者
 不以私汙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
 勝毋會子不顏曰曾子至孝以勝邑號朝歌
 墨子曰車晉曰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詩也
 今欲使天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
 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音曰堀安
 有盡性而趨闕下者哉

西漢文鑑卷之五

西漢文鑑卷之六

武帝朝

賢良三策

董仲舒

出本傳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
 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對
 事天子以仲舒為江都相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
 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寧永惟萬
 事之統猶懼有闕顏曰永深也惟故廣延四
 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脩絜博習之

上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中顏也極今日極今子大

夫衰然為舉首服曰子男于之美號顏曰朕

其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

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

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顏曰韶於

周莫盛於勺張曰勺周頌篇與酌同聖王已沒鍾鼓筦

絃之聲未衰管與同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

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

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

甚眾顏曰翼助也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漢曰反

斃也音君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詩謬而

失其統與顏曰高歟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

惟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讀曰凡所為胥

肩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

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

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顏曰鄙性也習聞其

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

百姓和樂以事宣昭何脩何飾而膏露降百

穀登惠潤四海澤臻少木古三光全寒暑

平受天之祐音享鬼神之靈神惠澤

洋溢施序方外延及羣生也子大

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

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

勿并疏理而取之於術慎其

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

之不世興于朕躬毋悼後害事有不忠

直而阿江者皆言之朕自發書于大夫其盡

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

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察春秋之中視前

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

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

顏曰譴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

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

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其彊勉學問則聞

見博而知益明。置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顏曰景讓曰詩曰夙夜匪懈。讀曰解懈。解懈也。書云茂哉茂哉。顏曰也。誤之辭皆疆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顏曰繇與由同。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乃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推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

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著明也。易七岐反。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筦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

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
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風夜不解行善之所致
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
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謬失
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
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
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
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纒曰謂伐
此瑞也復扶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
曰反歸也

哉顏曰復報也言周有盛
德故天報以此瑞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

鄰皆積善索德之效也累古及至後世淫佚衰

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

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中竹
仲反

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蓄讀上下不和則陰

陽繆盤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

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

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頤

治陶以喻造瓦
以喻鑄金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小人也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甄者甄者作瓦之人鈞造瓦之猶金之在鎔唯冶者法其中旋轉者甄吉延反之所鑄之願曰鎔謂鑄器音容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顏曰謂正月也盛友正次王王次春顏曰解春秋書春王正月之一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

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顏曰謂年首稱春也春者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

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
 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
 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讀曰孔子曰不教而誅
 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顏何釋公始即
 年也言元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
 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視讀春
 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
 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顏曰奸音是以陰陽調
 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中木茂
 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
 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
 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自嘆有德
 也至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
 可致之勢操反又有能致之資資材行高而恩

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
 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
 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
 走音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
 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竝
 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
 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
 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靡
 民以誼潤摩謂風厲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而祭之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
 也命除其迹而悉去之去立復脩教化而崇
 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也循順行五
 六百歲尚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
 天下秦繼其後猶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
 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
 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之治顛曰苟謂簡於
 與義顯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亡自古以來
 未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其遺毒

生也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冊之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游於巖廊之上晉曰堂

嶺謂巖垂拱無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

日昃不暇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

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玄黃

旌旗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

戚八佾陳於庭類曰兩觀闕也大路玉路之

省玉為戚把也佾列也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

豈得行哉或曰良玉不瑑類曰瑑謂彫刻又

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故執五刑以

懲姦傷肌膚以懲惡謂也成康不式四十餘

年式用也天下不犯囹圄虛秦國用之死者

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呼朕夙寤晨興

惟前帝王之憲憲法也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

業皆在力本任賢不謂也今朕親耕籍田以為

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勞

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不獲也今

陰陽錯繆氛氣充塞氣惡也羣生寡遂黎民未

濟也成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渾殺難也質

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

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

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

迺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謂懼文吏之法將

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著于篇毋諱

有司有司有司而不極言不當言畏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之

以稱朕意也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

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

高咎繇象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

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

中道從千容反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

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虞

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

辟避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

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

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

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當世賢者隱
 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于河海
 旛曰若鼓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
 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太顛
 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
 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顏曰濱涯也即就當
 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
 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
 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顏曰見

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
 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
 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
 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
 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
 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
 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瑒資質潤美不待刻
 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孟康曰
 也然則常玉不瑒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

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
 諸位顏曰授之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
 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
 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
 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
 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
 韓非之說商曰申不憚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
 狼性非有文德以教訓於下也誅名而不察實
 誅責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

百官皆飾空言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
 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憯
 酷之吏感頌反憯也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
 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竝起是以刑者甚眾
 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
 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陛
 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
 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
 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酸椰國西誦音釀居此太

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
 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
 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
 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
 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
 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
 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厲勸也夫不素養
 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
 之大者莫大乎大學大學者學士之所聞也

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
 書者顏曰書謂學賢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
 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
 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
 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
 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
 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廉曰言小吏有
 不舉乃反與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
 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

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
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
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差次也
非所謂積日繁久也故小材雖繁日不離於小
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
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繁日以取貴
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
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
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

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
是諸侯吏二工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
得而官使也以官備得天下之賢人
則二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
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
位則兼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寬臣之罪
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天子
復冊之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也徵善言

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處天人之應上
 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
寢古沒字漸也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
 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感
 學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
 不明與聽若眩與頽日眩惑也夫三王之教
 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也祖始也或謂久而不易者
 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以著大道之極
 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顏曰

也究竟也復反復重詩不云虍嗟爾君子毋
言之也復扶目反

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小明朕將親覽

焉子大夫其茂明之茂勉

仲舒復對曰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
 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
 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
 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
 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
 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

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邠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脩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

以化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脩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

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衿音飮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不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

心以改，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鉅大也故聖人莫不以晡致明，以微致顯。晡與同是以堯發於諸侯，堯日從唐侯舜興於深山，舜耕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詩大明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

也顏曰長言身形壯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
 不見也非明虐情性察虐流俗者孰能知之此
 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
 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鄉音響故桀
 紂暴謾與慢同讒賊竝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
 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顏曰晏然自安意如終不墜亡終
 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
 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
 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

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
 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復謂反復道
 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
 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顏曰眊莫報舉
 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
 非其相反將以拯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
 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
 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
 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

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
 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
 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
 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
 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
 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
 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言之
 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
 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顏曰致至極也當屬

下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漢書曰明德世俗之靡
 薄悼王道之不昭輿曰靡散也故舉賢良方
 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七
 之法制休美也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
 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耳若迺論政事之
 得失察天下之息耗顏曰息生也此大臣輔佐之
 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
 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
 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

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茲邪民亡盜賊罔
 固空虚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皇來集麒麟來
 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斂而
 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
 天之理與也詭違也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
 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頰曰謂
 齒則有角其餘無傳其翼者兩其足
 角者則有上齒傳音附附
 不四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
 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末謂工商之業也是亦受大者不

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
 能死而况人虜此民之所以囂囂若不足也囂音教教若
 身籠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祿亦
 也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
 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
 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斃民民日
 削月朘孟康曰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
 窮急愁苦與同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
 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

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雖曰善故受
 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
 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
 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
 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
 舍而茹葵。溫而拔其葵。顏曰食曰吾已食祿又
 奪園夫紅女利。序和音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
 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業
 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

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
 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淮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
 爾瞻爾瞻山詩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
 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
 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
 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
 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
 之意也皇皇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
 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解卦辭乘

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
 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
 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
 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通誼也王頌曰公羊隱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
子不得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
 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
 諸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辟讀然後

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

乞種麥限正

董仲舒

出食貨志武帝外事四夷與功利
 役費並興而民去本仲舒說上曰云
 云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

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
 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
 中俗不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
 具也願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母後時
 其漢曰縮麥謂又言古者不過什一其求易共

世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
 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
 民說從上說音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
 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仟佰貧者亡立鉗
 之地又顯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
 侈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
 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
 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
 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分之中以

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貧
 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
 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
 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占類曰平讀曰限
 民名田以澹不足類曰名田占田也各為立限
 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
 之威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高廟園災對

董仲舒

出五行志建元六年六月
 災四月高園便殿火仲舒云
 東高廟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
 所舉與同比者此類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
 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
 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孰也
 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
 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
 觀災兩觀僭禮之物類如兩觀天災之者若
 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微而後吉可去此
 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

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
 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
 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
 臣而用聖人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
 現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去季孫其力不能
 昭公是也至定哀迺見之其時可也不時不見
 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
 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
 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

漢文皇帝本紀卷之六
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
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流兼受其猥
難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侈
恣睢者衆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赦
之後又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詔陛
下當今之世雖敝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
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
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
久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

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
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臯在外者天災外臯在
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
之道也

先是淮南王安入朝始與帝舅大尉武安侯
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子王趙敬肅王常山
憲王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
而淮南衡山王遂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
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至元朔六年迺發覺

而伏辜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使
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
誼斷於外不請不請者不既還奏事上皆
是之

西漢文鑑卷之六

西漢文鑑卷之七

武帝朝

賢良對策

公孫弘

出本傳元光五年弘以賢良文章對策云云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一居下策奏天子擢為第一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
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
禾興朱中生山不童澤不涸顏曰童無草木也涸胡各反水
竭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澤無水曰藪郊

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
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
得其宜有願曰能自足而行者喙息謂朕甚
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子大夫脩先聖之術
明君臣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
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
焉禹湯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
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屬之欲天今
之符廢與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

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之于篇朕將

親覽焉靡有所隱

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
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
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
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
治問分禁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
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

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

則羣臣遠

李曰言有次第也遠七旬反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

當賢則臣下勸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

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

上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

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遠去聲故法之所

罰義之所去也去上聲和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

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

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此頌今人主和德於

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

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

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中生

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

竝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

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仁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履而智者術之

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
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
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
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
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
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
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堯遭鴻水使
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
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

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
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臣弘愚竊不足以奉大
對

論化民遲速

公孫弘

出本傳弘對策擢為第一待詔金
馬門復此疏云云上異其言

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
而無先聖之更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
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不行
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

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其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言志所

書奏天子以冊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

之材能自是孰與周公賢是漢書作

弘復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

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

之不可制者及其教馴服習之馴順至可牽

馳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顏曰

矯而正之累積也揉人九反銷金府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

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其年而變臣弘

尚竊遲之

上書乞骸骨

公孫弘

出本傳時淮南衛山謀反弘病其自以爲無功封侯居宰相位乃上書云書報焉

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

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

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

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陛下過意擢臣弘卒伍之中封為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加有負薪之疾恐老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

西漢文鑑卷之七

西漢文鑑卷之八

武帝朝

上林賦

司馬相如

出本傳相如請為游獵賦上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烏有先生者烏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欲明天子為齊難亡虛藉此三人為辭卒歸之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大說辟以為郎

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田也田獵田罷子虛過媯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媯也媯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多

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王之欲夸僕以車
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張揖曰楚數也
曰可得聞乎子虛曰可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
曰雲夢方九百里其山則盤紆峩鬱隆崇律崕
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金銀顏曰丹
青空青也赭赤土也堊其石則赤玉玳瑁琳珉
白土也堊音惡垺音附其玉則赤玉玳瑁琳珉
昆吾張曰琳玉也珉次玉也其東則有蕙
圃衡蘭芷若衡杜衡也芷若杜若穹窮昌蒲其南則有
平原廣澤登降陀靡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西

則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夫容護華內隱
鉅石白沙應曰夫容蓮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毒
冒鼈鼉毒音代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榘栱豫章
服曰豫章大其上則有宛雛孔鸞宛雛似鳳孔
不也栱音南其下則有白虎玄豹曼蛇羆
也騰遠射干蛇名其下則有白虎玄豹曼蛇羆
豸郭曰曼蛇大獸楚王乃駕馭駭之駟駜如馬
尾乘雕玉之輿曳明月之珠旗飾以明月珠建干
將之雄戟干將韓王陽子驂乘娥阿為御陽子
也郭曰娥阿古之雷動焱至星流電擊弓不虛

發中必決眦與皆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高唐之臺也

泊乎無為澹乎自持顏曰澹泊皆勻藥

之和具而後御之勻藥草名不若大王終日馳

騁會不下輿將割輪焯自以為娛焯與齒同臣

竊觀之齊殆不如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

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夢以為驕奢

言淫樂而顯侈靡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

是章君之惡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章

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

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階鉅海小州南有琅

邪臺名觀乎成山觀闕也射乎之罘晉曰山名

也邪與肅謹為鄰邪讀曰左肅謹右以湯谷為

界顏曰日所出秋田乎青丘服曰青丘仿徨乎

海外音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帶

芥棘鯁若乃倣儻瑰瑋異方殊類倣儻猶非常

珍怪鳥獸萬端鱗倅倅與充仞其中者禹不能

名島不能計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

苑囿之大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斷音楚則失矣

而齊亦未為得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
 義正諸侯之禮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
 可以惕名發譽而適足以卑君自損也粵古且
 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
 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州右西極幽丹水
 更其南出江洛更紫淵徑其北終始霸產二水
 出入涇渭二水東西南北馳騫往來出乎椒丘
 之闕丘名行乎州淤之浦水也於於是乎周覽
 汎觀汎鳥於於是乎周覽汎觀

汎夫汎夫續紛軸紛勢勢視之無端察之無涯
 儀音日出東沼入虜西陵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
 躍波其北則盛夏含凍涉冰揭河離宮別館彌
 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廊閣輦道輦道纚屬纚屬
 也室華榱璧璫璫以璫為璫輦道輦道纚屬纚屬
 相相連屬連屬也也頰查頰查而無見仰州州撩而捫天天
 纚纚力力屬屬也也頰查頰查而無見仰州州撩而捫天天
 其其豫豫可以可以摸摸也也捫捫摸摸也也仰仰攀攀奔星更於閨闈宛虹
 拖於楯軒楯軒也也拖拖止止屈屈曲曲之之虹虹醴泉涌於清室通川
 過於中庭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厨不徙後宮

漢文錄卷八

四

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昔秋涉冬天子校獵

以木相貫穿總為關校乘鑿象六玉蚌張曰象

六馬飾也拖蜺旌張曰蜺似虹蜺靡雲旗孫叔奉

轡衛公參乘衛公孫也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顏曰開校也車騎雷起殷天動地先後陸離離散

別追也逐也生貌豹搏豺狼手熊羆足蹙羊陵三峻

之危山也聚之下磧歷之坻音遲沙石也於是乎

游戲懈怠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曰臺高上張樂

乎膠葛之寓曠遠也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虞獸名

建翠華之旗樹靈囂之鼓以鼉皮奏陶

舞咸如日舞聽葛天氏之歌張曰三皇時

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

波郭曰波也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

前靡曼美色於後於是酒中樂酣懶曰飲酒天

子芒然而思曰嗟夫此大奢侈朕以覽聽餘間

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以於此恐後

世靡麗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

於是乎命有司曰地可墾辟悉為農郊以贍氓

隸實波池而不禁虛宮館而勿仞顏曰勿仞發
 倉廩以救貧窮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
 改制度易服色革正朔與天下為始於是襲朝
 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于六藝之圃馳騫
 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射狸首郭曰逸詩
 節為射兼駒虞郭曰天子以玄鶴舞于戚郭曰
 也底斧悲伐檀顏曰魏詩刺樂樂胥顏曰桑
 也胥有林知反人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也
 道放怪獸登明堂坐清廟恣羣臣奏得失

之內靡不受獲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皇功羨
 於五帝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
 罷音杭士卒之精杭五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
 之恩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繇也
 從此觀之齊楚之事豈不哀哉

諭已蜀檄

司馬相如

出本傳時唐蒙使峽通夜郎發
巴蜀吏卒千人以發轉漕萬餘人
大驚恐乃遣相如責唐
蒙等因諭告非上意

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

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集安
中國然後與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
受事屈膝請和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首來享
移師東指開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南夷
之君西燧之長常效貢職不敢惰怠延頸舉踵
喁喁然謂魚龍反皆鄉風慕義欲為臣妾夫不順者
已誅而為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發巴
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衛使者不然張曰不
也靡有兵革之事今聞其乃發軍與制驚懼于

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
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
夫邊郡之士聞邊舉燧燔孟曰邊有寇則舉皆
攝弓而馳荷兵而走觸白刃冒流矢議不反顧
計不旋踵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
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
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圭而爵位為通侯居
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是
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楚中而不辭

也今奉幣使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
死無名謚為至愚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
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耻而俗不長
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所司之
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
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
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檄到亟下縣道咸諭陛下
意毋忽

難蜀父老文

司馬相如

出本傳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
南夷之不為用相如欲諫業已建之
不敢乃著書籍蜀父老為辭而已詰
難之以風天子且令百姓皆知天子詰
之意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云湛
恩汪濊湛讀沈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
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
從駝音厖定祚存邛畧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
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縉紳先生之徒二
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於

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縻曰羈馬絡頭也
諭故取今罷二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
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
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
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棘之與中國竝也仁
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殆不可乎今
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
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蓋世必有非常之
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

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元
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
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不安夏后氏乃堙
洪源決江疏河東歸於海而天下永寧故休烈
顯乎無窮聲稱決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
豈特委瑣握躡拘文牽俗顯曰握躡局反必將崇
論欲議也音宏深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
乎兼容并包而勤恩乎參天貳地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

合之內八方之外合頌曰天地四維謂之八於浸淫
 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
 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關遺矣而
 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
 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
 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橫胡孟反君
 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虜倍索
 號泣顏曰為人所獲而索係反內鄉而然顏曰鄉
 也然慕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

待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
 雨况乎上聖又烏能已故比出師以討疆胡南
 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
 頌曰若魚鱗之相願得受號者以億計顏曰受
 號而仰向承流也張曰以沫音妹徼張曰祥柯張曰
 也故乃關沫若為開也沫音妹徼祥柯張曰
 以木石水鏤靈山梁孫原顏曰鏤謂疏通創道
 為界者也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
 疏遯不閉也遠曾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音以
 偃甲兵以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

福不亦康乎提安夫極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
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急務
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哉且夫王者固未有
以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
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
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顏曰言漢德與五帝
皆盛而登於三王之
也觀者未覩指聽者未聞音猶焦朋已翔乎寥
廓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
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竝稱曰允哉漢

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
敞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諫獵疏

司馬相如

出本傳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天子
好自擊熊豕相如因上疏諫上善之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秦武王

捷言慶忌吳王僚勇期賁育顏曰孟賁夏育竊

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

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卒十忽反

得安犯屬車之清塵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

用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燕夷接軫也豈不殆哉
 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
願曰檠謂車之鉤心也馬銜或斷况乎涉豐草
鉤心或出則致傾敗以傷人也
 騁丘虛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
 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出萬有
 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
 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因多藏於隱
 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故鄙諺曰家索千金坐
 不垂堂願曰近堂邊外此言雖小可以諭大臣
自恐墜墮耳

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之

西漢文鑑卷之八



西漢文鑑卷之九

武帝朝

大人賦

司馬相如

出本傳相如見上好僊因曰上林之
 事未足美也臣嘗為大人賦未就而
 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儒居山澤間
 形容湛耀此非帝王之禮意也乃遂
 奏大人賦天子大說飄飄意
 有紫雲氣游天地之間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也
 中州大人天子宅彌萬
 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
 竭輕舉而遠游
 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

漢文鑑卷九

二

張曰赤氣為縹緗以蒞颯歛歛至電過兮煥

然霧除霍然雲消足相追也音立辨音諱邪

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直乎相求張曰少陽

極使五帝先導兮反大壹而從陵陽五疇張曰

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張曰元冥此雷

而後裔皇也商曰皆神名反斯征伯僑

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靈屬顏曰征伯僑

而躡御兮清氣氛而后行融炎帝

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

九疑張曰崇山狄山也堯葬於徧覽八紘而觀

四海兮竭度九江越五河張曰九江在廬江尋

之絳青黃之經有紫奄息蔥極汜濫水娛兮張曰

蔥嶺也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女媧鼓之馮夷使

雨師伯應曰屏翳天神使也風排閭闔而入帝宮

兮載玉女而與之歸張曰玉女青也低徊陰山翔

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昂然白首戴勝

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鳥為之使張曰崑崙山在

漢文選卷九

二

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畧可道者
 七十有二君文曰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軒轅
 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
 籍之傳維一可觀也顏三曰五五也帝書曰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堯臣莫賢於
 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
 制爰周邳隆大行越成文曰邳至也邳音節道故
 軌迹夷易易遵也湛恩厯洪易豐也厯洪皆憲
 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

繼保而崇冠乎二后孟曰繼保也王也
 元終都攸卒顏曰元始也言度其未有殊尤絕
 迹可考於今者也顏曰在異考校言然猶躡梁
 甫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涌原泉
 灑灑曰逢讀曰發言如沕沕音勿滿音聿曼音聿羨音聿
 旁魄四塞雲布霧散魄步各反上暢九垓下沂八埏
 服曰垓重也孟曰言德上達於九重懷生之類
 沾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然後囿騶虞之
 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徼音導導一莖六穗於庖

漢文錄卷九

三

謂嘉禾也也犧雙貉共抵之獸服曰貉角也抵本

鹿鹿也獲周餘放龜干歧文曰周畜龜炎漢招翠

黃乘龍於沼孟曰翠黃龍翼馬欽哉符瑞臻茲

猶以為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

燎應曰杭舟也顏曰燎祭天地言武微夫斯之

為符也以登介立不亦慝乎服曰介大進攘之

道何其爽與張曰周未可封禪而封禪為進漢

於是大司馬進曰文曰大司陛下仁育羣生義

征不讓文曰讓諸夏樂音百蠻執贄德牟往初

功無與二也年等休烈液洽符瑞眾變期應紹至

不特創見意者大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

况榮幸也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曩遜

而弗發也謙字古挈三神之歡飲王道之儀應曰

也如口三神天神地羣臣慝焉或謂且天為質

闡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

梁甫罔幾也亦各竝時而榮成濟厥世而屈說

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脩德以錫

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曰越踰也不

漢文鑑卷九

故聖王弗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文曰謁告也款誠也

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

浸黎民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

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后因雜縉紳先生之

畧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災以展采錯事朱官也以其官暗設錯其猶兼正列其義被

事業也災戈瞻及錯子故反

飾厥文作春秋藝藝教將襲舊六為七摠之無

窮文曰六經加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

聲騰茂實蜚字前聖之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

稱首者用此稱及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

其試哉乃遷思回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

詩大澤之博廣符瑞之富遂作頌曰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李曰油油甘露時雨厥

壤可游滋液滲漉何主不育滲山禁反嘉穀

六穗我穡曷蓄匪唯雨之又潤澤之萬物熙

熙懷而慕之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兮君兮

侯不邁哉侯有般般之獸樂我君面白質黑

章其儀可喜嶺曰謂驕虞收收穆穆君子之
態益曰收蓋聞其聲今視其來即代厥塗
靡從天瑞之徵茲爾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
靈游被靈時孟冬十月君祖郊祀馳我若與
帝用享社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
德而升采色玄耀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寤
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采厥之有章不必
諄諄依類托寓諭以封巒岐也巒被藝觀之
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答聖王之事亮

競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
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遺假
察也此之謂也

封禪對

兒寬

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禋藉集口願日
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音

天地竝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
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
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祭曰祗散也祗開也祗戒精
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
文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當猶也非羣臣之所能
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
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
玉振之嬭曰言振揚聲也以順成天慶垂萬世
之基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

漢文選卷九

九

臣聞三代改制屬象相因間者聖統廢絕陛下
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祖始也宗祀泰一
宗尊六律五聲幽贊聖意神樂四合各有方象
以永嘉祀為萬世則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
登告岱宗發祉闔門以候景至麟曰太初初
麟寶鼎也景至冬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
之景也闔與開同甲子肅邕永亨蘇曰上元甲子太初元光輝充
塞天文粲然見象日昭報降符應臣寬奉觴再
拜上十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

漢文選卷九

九

聞樂對

中山王勝

出本傳帝初即位大臣欲稍侵削諸侯王自以先帝廣封連城大牙相錯者為盤石宗也今有司吹毛求疵自以侵寬守元三年諸王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問其故對曰云云禮於是上乃厚諸侯之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歎也歎歎字重思者不可

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

而不食瓊曰低謂饒首應曰燕離擊筑軻刺秦

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如曰雍

琴見孟嘗君先說萬歲後墳墓生今臣心結

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幼眇音

妙夫衆煦漂山煦許句反聚民成雷

執虎十夫撓椎撓曲是以文王拘於牖里孔子

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

身遠與寡莫為之先眾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

折軸羽翮飛肉頰曰言積載輕物至令車軸紛

驚逢羅潏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照曠

也曠暴明月曜夜蟲蠶宵見音然雲烝列布杳

冥晝昏塵埃拂覆昧不見泰山輔音何則物有

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雍讀曰驪闕讀曰讒言之

徒蠱生鋒同道遼路遠曾莫為臣聞臣竊自悲

也臣聞社稷不灌屋鼠不熏鼠音奚何則所

託者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

東藩屬又稱兄今郡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

重顛曰蠶蘆也其薄也群居黨議朋友相為使

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

所以橫分也顏曰伯奇尹吉甫子也事後母至

是山林比干諫紂紂詩曰我心憂傷惄焉如擣

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顏曰

脫詩也冠而寐曰假疾病也臣之謂也

西漢文鑑卷之九

西漢文鑑卷之十

武帝朝

諫起上林苑

東方朔

出本傳上數出微行以道遠勞苦使
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盤屋以東
宜春以西提封頌畝及其賈直欲除
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朔進諫曰除
云上林苑屬之南山朔進諫曰除
片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

臣聞謙遊靜懋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
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
也願曰郎堂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

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何必整屋鄂杜乎
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
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厥壤
肥饒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顏曰關中山川物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
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賈讀今規以為苑絕陂
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
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
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

苑大虎狼之虛又壞人家墓發人室虛今幼弱
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其不可一也斥而營
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
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張曰一日
獵也無隄之輿謂大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
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
之宮而諸侯畔應曰宮中靈王起章華之臺而
楚民散秦與阿房之殿而天下亂愚臣忘生觸
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願陳泰階六符以

觀夫變不可不省

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驗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宜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之祀日

有食之水潤不侵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穀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興甲兵修治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疏闊也

化民有道對

東方朔

出本傳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遊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奇乎朔對云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

繡徒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為席音其木
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口集謂
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宮起建章左鳳
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綉狗馬被
績蜀宮人簪璫瑁垂珠璣音玳設戲車教
逐飾文采輦珍怪音玳撞萬石之鐘擊雷鼓
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音玳下為
不者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

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
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設客難

東方朔

出本傳朔上書自訟稱不得入官欲
求試其言終不見用因設客難以自
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
卿相之位都居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
術慕聖人之義風誦詩書百家之言唇腐齒落

服膺不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
 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
 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之
 者尚有遺行邪顯言也不東方先生仰而應之
 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
 大壞諸侯不朝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顯言也
 身處尊位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
 震攝諸侯賓服攝及連四海之外以為帶顯言也

帶安於覆孟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
 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緩之則
 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
 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
 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故曰時
 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苟能身脩
 何患不榮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
 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凶
 凶而易其行顯言也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

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道由詩云
 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逸詩故曰水至清則
 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黹纒
 充耳所以塞聰黹土苟反顏曰黹黃色也纒絲
 睡兩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
 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
 度之使自索之度徒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自
 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之處士上觀許由
 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顏曰許由堯讓

之楚在接輿陽狂匿迹范蠡佐句
 踐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天下和平與
 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於我哉語
 曰以筦闕天以蠡測海張曰蠡瓢也顏曰以
 筵撞鍾也徒謂高案筵豈能通其條理發其音聲
 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
 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

非有先生論

東方朔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

出本傳朔不見用既為設客難
以自慰又設非有先生論云云

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
怪而問之曰寡人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今先生
遠集吳地將以輔治退不揚主譽懷能而不見
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者可以談矣
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戲談何容易或
反夫談有悖於日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
或有說於目順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說音
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先生試言寡
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

王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
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失切諫其
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
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然傷於身
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
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竝進遂及
蜚廉惡來輩等二人皆紂時佞人蜚古飛字二人皆詐偽巧
言利口以進其身陰奉瑯瑒刻鏤之好以納其
心瑯與彫同瑯音第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

不戒身沒被戮宗廟崩地國家為虛地直放戮賢聖親近讒夫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音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响許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拂與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懼居反指薦去几

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間曠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

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
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
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
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
容易吳王穆然黜音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
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
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
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遠去

省庖厨云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
民無產業者闢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
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治陰
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
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凰來
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
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
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故詩
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王此之謂也

論六家要指

司馬遷

出本傳太史公仕於建元封之間
愍學者不達其意而師說乃論六家
之要指云云

易大傳曰

張曰謂

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

塗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
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嘗竊觀陰陽之術大
詳而衆忌詳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敘四時之大
順下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
事難盡從然其敘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

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

徧循然疆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

而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也名家使人儉而

善失真顏曰劉向別錄云名家者流出於
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然其

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

無形澹足萬物澹字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

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活干與與時遷徙應物

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高事

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

也君唱臣和主先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佚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
者自出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平曰門折開破健使
者今書同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羨作健黜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
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神形蚤衰欲與天地長
久非所聞也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
節各有教令張曰八位八卦位十二度十二法
二節各有教令二十四節統中氣也各有祭謂月
齡曰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
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
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故曰四時之大

順不可失也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
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
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
序夫婦長幼之序雖百家弗能易也墨者亦上
堯舜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
剪椽椽不斲顏曰屋蓋曰茅茨茅茨以茅覆屋
飯土簋歠土刑謂燒工為之即瓦器也簋音軌
悅反糲梁之食粟七糲糲音米為糲音辣
葵蓬藿豆葉也似夏曰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

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
 率故天下共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
 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也要曰彊本節用
 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不
 能廢也法家不別親疎不殊貴賤一斷於法則
 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
 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
 得相踰越雖百家不能改也名家苛察繳繞繳
 烏使人不得反其意割決於名時失人情轉與
 反

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在

失晉曰參錯交此不可不察也道家無為又曰

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

以因循為用顏曰任無成勢無常形故能究萬

物之情不為物先後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

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舍故曰聖人不巧

時變是守顏曰無機巧之虛者道之常也因者

君之綱也顏曰言因百姓之心以羣臣竝至使

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

者謂之款服曰款空也李曰聲則款言不聽姦
 廼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迺形在所欲用耳何
 事不成迺合大道混混冥冥混胡本反光耀天下復
 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託者形也神大用
 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不可復生
 離者不可復合故聖人重之由此觀之神者生
 之本形者生之具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
 治天下何由哉顏曰此皆言道家之教為長也

對壺遂問

司馬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
 子孔子至子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
 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小子何敢攘焉讓古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為
 何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聞之董生仲舒周道
 廢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
 時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

出本傳遷為太史令抽史記石室金
 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
 明堂諸神受記遷因此而作

中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經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與讀曰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綱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祭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辯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

化春秋以道義道言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張曰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差以毫釐謬以千里故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漸久矣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常也經為人君父者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
而不知其義顏曰其心雖善以不知被之空言
不敢辭曰趙有不知君罪夫不通禮義之指至
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
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
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大宗也夫禮禁未
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所為用者易見而

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
君下不得任用故垂空文以斷禮義顏曰決之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不得守職萬
事既具各序其宜天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
曰余聞之先人曰虛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
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入歌之
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
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顏曰天子有美辭也而政化

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弑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爲之
而不知其義義理曰其心雖善以不知被之空言
不敢辭曰趙有不知君罪夫不通禮義之指至
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
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
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大過予之受
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
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

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
君下不得任用故垂空文以斷禮義顏曰決之
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不得守職萬
事既具各序其宜天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
曰余聞之先人曰虛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
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入歌之
春秋采善貶惡惟三代之德衰周室非獨刺譏
而已也漢興已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
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顏曰天子有美辭也而穆美也

清也於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懶也款請來獻見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矣而不用有國者恥也主上明聖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謂作也而君比之春秋謬矣

報任安書

司馬遷

此本傳惡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予遷書責以古賢

臣之義讓報之日云云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顧自以為身處殘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顏曰伯牙子期皆楚人伯牙鼓琴而志在期又曰湯湯乎若流水及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以時人無足復為鼓琴耳何則士為知己用女為說已容若僕大質已虧雖材裒隨和和曰隨珠行若由夷伯夷也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僕聞之脩身者智之府也愛施

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列於君子之林矣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媿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音奪按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見於此矣夫僕與李陵素

非相善也未嘗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義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壹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顏曰媒如媒孽僕誠痛之陵既生降隕其家聲也顏曰孽如孽孽僕誠痛之陵既生也人勇反謂推致委室刑所居也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假令僕伏

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螻何異然人固有
 一死死有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
 也趨讀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牢檻之
 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
 牢執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
 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笞榜音幽於圜牆之
 中圜牆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
 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且西伯伯也
 拘牖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

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
 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三木在頸
 及手及手在頸李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僕
 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蓋西伯
 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
 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躡脚兵法脩列
 文文曰孫子為龐涓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呂氏春秋
 八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子詩三百篇大氏賢

聖發憤之所為作也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貧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遭此禍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

墓乎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身直為閭閻之臣故且從俗浮湛謂與時俯仰要之死日然後是非適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

西漢文錄卷之十

漢文錄卷十

七

西漢文鑑卷之十一

武帝朝

宜擊勿擊議

韓安國

出本傳時匈奴來請和親上下其議
大行王恢御文大夫安國議云云上
議和親明年上復召問公卿上從恢
是單于入塞未至馬
邑覺之還去恢自殺

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
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
獲利今匈奴負我馬足懷鳥獸心得其地不足

為廣有其眾不足為彊臣以為不如和親上許

和親明年馬邑豪聶壹言匈奴可誘以利致之

加子也嬖以配單于嬖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命恢對曰

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

然尚得養老長幼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

以陛下之威海內之一天下同任又遣子弟乘

邊守塞轉粟輓輸以為之備然匈奴侵盜不已

者以不恐之故耳臣以為擊之便安國曰臣聞

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

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故遣劉

敬奉金千斤以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

帝又嘗擁天下之精兵聚之廣武常谿寤於兵

之不可宿故復合和親之約臣以為勿擊便恢

曰不然臣聞五帝不相襲禮三王不相復樂各

因世宜也且高帝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

所以休天下之心也今邊竟數驚馬士卒傷死此

仁人之所隱也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

然臣聞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是

以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或也古語且三代之盛
夷狄不與正朝服色非威不能制以遠方絕地
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亞之兵至如疾
風去如收電逆必居處無常難得而制臣故曰
勿擊便恢曰不然臣聞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
時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
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譬猶
以彊弩射且滑之癰也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
不然臣聞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彊弩之末力

不能入魯縞

顏曰縞素也曲阜之地尤為輕細

今將卷甲輕舉

深入長驅難以爲功疾則糧乏徐則後利意者
有他繆巧可以禽之則臣不知也臣故曰勿擊
便恢曰不然夫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清水
明鏡不可以形迷通方之士不可以交亂也方道
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
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梟將壯士陰伏而處以
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執已寔或營其
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

全必取上曰善迺從恢議

諫伐匈奴書

主父偃

出本傳元光元年偃入關上書關下朝奏募召偃所言九事八為律令一事諫伐匈奴云云時徐樂屬安俱上書上召見三人謂曰公何相見之晚也皆為中偃數上躡蹠中四遷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顏曰司馬穰苴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著書言兵法

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曰大愷周禮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無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

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秦皇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瑞直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

及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嘗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利將係虜單于覆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驅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

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虜復故周之統而下
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以疾苦
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
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
其私作佗反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
也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願陛下孰
計之而加察焉

分封諸王子弟

主父偃

出本傳偃為郎中說
云云上從其計

古者諸侯地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
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綏則驕奢易為淫亂急
則阻其疆而合從子容以逆京師今以法割削
則逆節萌起前日朝宜作錯是也今諸侯子弟
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適音餘雖骨肉無尺地之
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
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
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

論伐匈奴書

嚴安

出本傳安以故丞相史
上書云云以高駟馬令

鄒子曰之鄒書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
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
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
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音雜五色使
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
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
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徼反末不可徒得故搢
紳者不憚為詐帶劔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

知媿故姦軌浸長夫往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
養失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
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
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
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
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
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
遂守民不夭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
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

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伯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爲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從子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爲鍾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

天子人人自以爲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實繇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爲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譴諛者衆譴詰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以糧食之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

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
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
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
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
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
鄧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竝起不
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
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
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時教使然

也秦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
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狗南
夷朝夜即降羗棘略歲同深入匈奴燔其龍
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
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
豕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
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孥而不解兵休而復
起孥切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
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

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
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
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
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
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
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
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諫擊閩越書

淮南王

出戰助博定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
越後二歲復擊南越南越以聞上大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
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
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攝安人安其生自
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
竊爲陛下重之踵難越方外之地斂髮文身之
民也斂音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
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疆弗能服威弗能制
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

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竹曰篁田曰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竹馬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

幸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且越人愚無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聞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鬻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謂曰業生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越地輿轡而踰嶺輿轡音拖舟而入水音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福反

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歿之也曾未
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
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
天地之精類曰薄也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
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
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
無狺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
潰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鼃不乃
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

入眾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類曰全國未分為三之時人
於邊為吏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謂之與中國
異限以高山入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
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
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也且越人縣力薄
材類曰口絲弱也言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
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
其水土也能堪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
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疆也

亦餉南方暑溼近夏瘴熱瘴日癘也幹暴露水
 居蝮蛇蠱生蠱音整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病
 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閩王弟名甲
 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
 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
 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
 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
 臣世共貢職共音供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

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讀而德並
 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
 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
 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
 絕絕音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
 繼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
 苦兵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
 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
 使監祿鑿渠通遁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

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
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適音當當此之時
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
聊生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
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
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
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
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

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

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行在日顏行猶曰

驅馳及所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驅驅也驅

言幾役之人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

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囿江

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

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

明秉執聖道負黼依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

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響應陛下垂德惠以覆

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
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
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
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
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
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障
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
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
一使之任也願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

諭意淮南王

嚴勸

出本傳時大發兵誅越淮南王上書
諫及兵罷上嘉淮南之意令助諭意
淮南王云云

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
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遠不與王同其計如日
也朝有關政遺王之憂陛下甚恨之夫兵固凶
器明主之所重出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
非兵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以制
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仰讀今閩越王

狼戾不仁殺其骨肉離其親戚所爲甚多不義
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爲暴彊今者
邊又言閩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爲萬民安危
久遠之計使人諭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
民禁毋敢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百越
之利惑於逆順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
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有勞百姓苦士卒乎故
遣兩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屯曾未會天
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南
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身從使
者入謝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謂朝服故遣太子
嬰齊入侍閩王舉兵於治南山名今屬會稽士卒罷倦
因其弱弟餘善以成其謀遣使者上符節請所
立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而
閩王伏辜南粵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
陛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故使臣助
來諭王意

漢文鑑卷之十一

十一

西漢文鑑卷之十一

律